

黄素玫 《富贵命》

最近到国家博物院参观新加坡包装历史展，在展出的产品中，竟然看到我小时候喝的奶粉品牌“KLIM”，是英文 MILK 的拼音倒写，奶粉价格不菲，建国初期，很少人能负担得起。我是家中老幺，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都是喝母乳长大，母亲说我拒绝喝她的奶，只喜欢喝 KLIM，还好那年父亲升职，家里经济好转，妈妈说我有“富贵命”。

除了喝奶粉这件事，我跟哥哥姐姐还有一处不一样，那就是我患有先天心脏有孔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住四楼，一家人爬上楼梯，回到家里，只有我脸青唇白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后来，医生诊断出我患有先天心脏有孔，不过，洞孔不会很大，因此，父亲决定让我过正常的学校生活，跟其他同学一样参加体育活动，我还擅长 100 米短跑。

中四那年，会考结束后，我跟同学到旗樟山露营，在海边散步时，全身突然冒冷汗。我下意识地摸着胸口，发现心跳的声音不是“扑通扑通”，而是“嗖嗖”……

新加坡中央医院有先进的心脏手术专科，没人知道为何我的一片心瓣会突然破裂，对我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医生说可以用心肌修补，“顺便”把心脏的小孔补上。

在手术前的一个星期，我必须住院，让医生做最后检查，最后的预备工作，

除了家人朋友在探访时间出现，我基本上有很多时间独处，并且做了人生最深沉的反思。那时，我还差几个星期就 17 岁了。我能活着过 17 岁的生日吗？

独自在病房里，我思索了两个可能性：

- (一) 万一手术失败，我进得了天堂吗？进天堂的标准是什么？我没有答案，可是，我发现大学文凭、事业有成……都不是进天堂的标准。给我最深沉的领悟是：我在世间的一切，都带不走……
- (二) 手术成功后，我该怎么度过余生？如果文凭、事业、地位都不是进天堂的标准，那我为何要继续上学？（我才 17 岁，康复后，最切身的问题就是学业）。

然而，在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候，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：耶稣是真天主吗？我所信的天主教是不是“自欺欺人”的精神寄托？

感谢天主，就在我动手术的前一个晚上，我看见圣母就站在医院窗口。或许是我勤念玫瑰经，产生幻觉？可是，如果勤念经就能够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”，那么，应该可以推动很多人念玫瑰经了吧！？

我想你也猜到，我的手术成功。感谢天主，我康复得很快，直到今日都没有后遗症。

进医院时，我外表看起完好，可是，心脏大有问题。出医院时，我的外表有“破相”，胸膛被锯开，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，但是，我的心脏已经修补好了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我感觉自己的心态改变了，对世俗看得很淡，与世无争。不是不要争，而是真的没有动力去努力赚钱、建立名声。

圣保禄宗徒说：“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。”（迦 2：20）我对这句圣言感触良多。

对从鬼门关回来的我，我深知我的生命不是我所能掌控的，我的第一个生命可能是“富贵命”，然而，耶稣基督给我第二个生命是属于祂的，我得效法圣保禄宗徒，努力活出基督徒的生活。